重刊黃文節山谷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 正集

宋太史分寧黃庭堅魯直著

明後學寗中方沉子及校

里人周希令子儀編

題跋

跋宋仁宗皇帝賜王太尉手書

太尉王公以中力戰陷没爲虜所生得遂留質於虜庭而能不忘君父精思導兵龍數以忠信回對狼之心使蕃爲之息休兵息民功賞不淺不惟爲人稱道少閭里乃能蕫思於兩主當時士大夫亦有織悉之數者臣竊惟章聖皇帝以天下爲度責臣子之節不一而[illegible]

H. H. MU
CHINESE LIBRARY

重刻黄文節山谷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　正集

宋太史分寧黄庭堅魯直著

明後學莆中方沆子及校

里人周希令子儀編

題跋

跋宋仁宗皇帝賜王太尉手書

大同王侍中力戰陷沒爲虜所生得遂富貴於虜庭而能不忘藩邸舊恩掌兵寵數以忠信回豺狼之心受金帛之惠休兵息民功賞不淺不惟虜人稱道沙間王乃能盡忠於兩主當時士大夫亦有微管之歎者臣恭惟章聖皇帝以天下爲度責臣子之節不一而足録其脩睦之義恩給其孫雲而仁宗皇帝以

諸子幼小不問存没不絕其祿賜所以能使君子盡心小人竭力者也惟　二聖好生之心不殺之武至于今天下歸心宗廟之靈當福萬代不但卜年八百又過其曆而已元符三年十一月丁亥故史官臣黃庭堅謹記

題太公丹書後

右太公所誦丹書之言故武王惕若恐懼書以爲戒於所起居服用皆勒銘如是余從事於俗甚漫意行不忌晚而待罪太史觀禮書得此銘以鑒小人之影去道遠矣乃書於坐之左右以爲息黥補劓之方鼂子曰秦人之炙亦吾嗜也書以遺我故書元祐五年

正月癸酉

題白兆山詩後

余聞士大夫嘗勸白兆山僧重素即巖下作桃花菴素云桃花菴不難作但恨無李白爾今彦顧乃欵磬崖石刻李白詩并欵結草其傍以待冠蓋之游者衆不可蓋安知遂無李白耶爲我多謝素師今無白兆尚不廢椎鼓升堂豈可臆計世無李白素若有語可并刻之彦顧安陸李慥也元祐三年十二月己卯黃庭堅書

雲卧三十年好閑復愛仙蓬壺雖冥絶鸞鶴心悠然歸来桃花巖得憩雲窓眠對嶺人共語飲潭猿相連時昇翠微上邈若羅浮巔兩岑抱東壑一嶂横西天樹雜人易隱崖傾月難圓芳草換野色飛蘿搖春煙獨此林下意杳無區中緣永辭霜臺客千載方来還

跋七佛偈

予往時觀七佛偈於黃龍山中聞鍾聲見古人常願手書千紙以勸道緣而世事匆匆此功未辦蘇臺劉光國欣然請施石刻之傳本何啻千紙也

七佛所說偈蓋禪源也淺陋者爭鶩於末流而不知歸故余數爲叢林中書此偈荆州田鈞子平聞是說請余書而鑱諸石將以考諸禪濫觴吳孫氏時有僧道裕誦出此七佛偈而集大藏者錄爲疑彼蓋不知當時不具飜譯人此乃最上乘入理之極談非能言之流也

跋虔州學記遺吳季成

眉山吳季成有子資質甚茂季成欲其速成於士大夫之列也夙夜督其不至小小過差則以鞭撻隨之余謂季成教子之意則是所以成就其子則非也吾聞古人胥保惠胥教誨然後可以成就人材未聞以鞭撻也況父子之間哉故手抄王荊公虔州學記遺之使吳君父子相與講明學問之本而求名師畏友以成就之使季成能慈其子能孝則家道脉不疾而速矣

題樂府木蘭詩後

唐朔方節度使韋元甫得於民間劉原父往時於祕書省中録得元豐乙丑五月戊申會食於趙正夫平

原監郡西齋觀古書帖甚富愛此紙得澄心堂法與者三人石輔之柳仲遠庭堅

題白崖詩後

余曩作葉縣尉葉城南三百步省禪師道場也蓋白崖老人去客得道於此嘗得白崖歌頌百餘篇及葉城民家多見書扎欽愛其道風高秀也元祐元年三月壬申同劉晦叔宋儒民伯氏元明觀於净因臻道人所黃庭堅題

跋自書所爲香詩後

賈天錫宣事作意和香清麗閑遠自然有富貴氣覺諸人家和香殊寒乞天錫屢惠此香惟要作詩因以

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作十小詩贈之猶恨詩語未工未稱此香爾然余甚寶此香未嘗妄以與人城西張仲謀爲我作寒計惠送騏驥院馬通薪二百因以香二十餅報之或笑曰不與公詩爲地耶應之曰詩或能爲人作祟豈若馬通薪使冰雪之辰鈴下馬走皆有挾纊之温邪學詩三十年今乃大覺然見事亦太晚也

書和秋懷五詩後

或笑余詩論公素不實曰公素能擊強則請聞命至於使民作鄒魯則吾不知也余告之曰公素之擊[illegible]亦以其害善良奪長吏之柄耶將不問皁白[illegible]

強擊之耶曰亦擊有罪耳然則子以今之偷一切[illegible]
規自免萬事決於老吏之口者爲能使民作鄒魯[illegible]
夫割者歲更刀折者月更刀至於不見全牛者十九
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公素困頓於衆言之風波既
白首矣必知藏器自愛彼節者有間安用研大觚以
求折缺哉

題自書卷後

崇寧三年十一月余謫處宜州半歲矣官司謂余不
當居關城中乃以是月甲戌抱被入宿子城南予所
僦舍喧寂齋雖上雨傍風無有蓋障市聲喧憒人以
爲不堪其憂余以爲家本農耕使不從進士則田中

廬舍如是又可不堪其憂邪既設臥榻焚香而坐與西鄰屠牛之機相直爲資深書此卷實用三錢買雞毛筆書

題東坡書道術後

東坡平生好道術聞輒行之但不能久又棄去談道之篇傳也欵數百千字皆能書其人所欵言文章皆雄奇卓越非人間語嘗有海上道人評東坡眞蓬萊瀛洲方丈謫仙人也流俗方以造次顛沛秋毫得失欲軒輊困頓之亦踈矣哉

跋東坡所作馬券

翰林蘇子瞻所得天廐馬其所從来甚寵加以妙墨

作券此馬價應十倍方叔豆羨常不繼將不能有此馬御以如富貴之家輒曰非良馬也故不售夫天廐雖饒馬其知名絶足亦時有之爾豈可求賜馬盡良也或又責方叔受翰林公之恵當秉之往来田間安用汲汲索錢此又不識痒痛者從傍論砭疽爾甚窮亦難忍哉使有義士能捐二十萬并券與馬取之不惟解方叔之倒懸亦足以豪矣衆不可蓋遇人中磊磊者試以予書示之

跋相鶴經

王充道得相鶴經飄飄然有乘風御氣於天地間之意顧所畜鶴皆卵出凡鳥不可鞭策蔓趐芝田赤城

未得問塗耳余聞充道之兄道淵治生得陶朱公猗頓之方頗游心於相牛經殊不虛用其智略以三十年觀之未知道淵充道孰得孰失然今日充道卧白雲享天爵已蒙道淵之力多矣豈相鶴不如相牛耶

跋陷蕃王太尉家書

物固不一能士固不一節鄜寄賣友而存君親君子以為可況王公不殺身又易其姓而使北虜息其豺狼無厭之心以從中國之信義賢於李陵遠矣

跋王荊公書陶隱居墓中文

熙寧中金陵丹陽之間有盜發冢得隱起甎於冢中識者買得之讀其書蓋山中宰相陶隱居墓也其文

尤高妙王荆公常誦之因書於金陵天慶觀齋房壁間黃冠遂以入石予常歎摹刻於僰道有李祥者聞之欣然礱石來請斯文既高妙而王荆公書灋奇古似晉宋間人筆墨此固多聞廣見者之所歎得也李君字聖祺僰道人喜炎黃岐雷之書嗜好酸鹹與世殊絕常從軍得守國子四門助教歸而杜門家有山水奇觀教諸子讀書而宴居自從其所好不喜俗人一再見輙罵絕之此孟子所謂有所不爲者也

書藥說遺族弟友諒

老夫往在江南貧甚有於日中而空甑無米炊時當念貧士不能相活富子不足與語唯作藥肆不飢寒

之術也然市中人治藥以丁代丙以乙當甲甚貴則闕不用其治病十不能愈三四積其欺誣子孫凍餒者多矣今余欲作藥肆但取人間急難之疾二十許方擇三四信行藥童一用聖賢方論時節州土無不用其物宜炮炙生熟無不盡其材性但取四分之息百錢可以起一人之疾如此則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謀之熟矣會予登進士第遂不得爲之予老在戎州有江南袁彬質夫過我道鄉里事以爲咲因自言欲作藥肆以濟人爲功以娛老爲業欣然會予宿心故爲道所以盡心於和藥而刻意於救人之說誠用余說不多取贏則濟人博不欺其劑則治疾良它

日陰功隱德當築高門以過子孫之車馬余在荆州
訪族伯父晦甫侍御之家見族弟友諒友正亦賈賣
藥皆合余說故書遺之

跋王荆公惠李伯牖錢帖

此帖是唐輔文初捐館時也荆公不甚知人疾痛苛
癢於伯牖有此賻䘏非常之賜也及伯牖以疾棄官
歸金陵又借官屋居之聞問其飢寒以釋氏論之似
是宿債也之人只是不肯還債佛亦奈何不得

題牧護歌後

嚮聞南方衲子云牧護歌是何等語皆不能說後
見劉夢得作夔州刺史時樂府有牧護歌似是賽神

曲亦不可解。反在黔中，聞賽神者夜歌，乃云聽說儂家牧護。末云奠酒燒錢歸去。雖長短不同，要皆自叙致五七十語。乃知蘇徯嘉州人，故作此歌，學巴人曲，猶石頭學魏伯陽作參同契也。

跋雙林心王銘論佛眄召章

學士大夫每於此處，唯以歸潔其身。君子不器，解其章句，其心未嘗不快快也。良由未嘗學明已事，不識心耳。若解雙林此篇，則以讀論語，如啖炙自知味矣。不識心而云解論語章句，吾不信也。後世雖有作者，不易吾言矣。

書問政先生誥後

故淮浙宣歙管內道門威儀逍遥大師問政先生新安聶師道宗微少則事道士于方外發迹遊名山數見異人楊行密開府於楊州崇徽賓輔佐之盖爲國師三十年楊氏之末解化而去弟子葬之舉棺唯衣履存焉此贈告楊溥私號順義七年也方外之兄德誨爲新安太守乃於郡之東山築屋以居方外號爲問政山房問政之名或得於此誥中大丞相守太師中書令東海王臣温徐温也特進守侍郎尋陽公臣知誥李昪也問政先生故翰林學士冠卿之五世祖也

跋張龍閣家問

治平中廣帥龍圖直閣張公公載威名盛於南海父老追數比之古人常恨不知其所以爲廣州者今見張公之孫出其家書然後知公特以不貪而蠻獠信服風行草偃耳昔張奐爲安定屬部誓諸羌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於是威名出入都尉上羌豪不復起蓋羌夷性貪吏清則以爲不可犯而使貪者臨之故蕃夷數叛耳今但多得如張公十數輩守邊則冒功賞者心死矣何畏蠻獠之侵軼哉仁壽郡夫人孟公載之女弟馬軍王凱勝之之妻也

跋秦氏所置法帖

巴蜀自古多奇士學問文章德慧權略落落可稱道者兩漢以來葢多而獨不聞解書至於諸葛孔明人用全蜀之士略無遺材亦不聞以善書名世者此時方右武人不得雍容筆研亦無足恠唐承晉宋之俗君臣相與論書以爲能事比前世爲甚盛亦不聞蜀人有善書者何哉東坡居士出於眉山震輝中州蔚爲翰墨之冠於是兩川稍稍能書然其風流不被於巴東黔安又斗絶入蠻夷中頗有以武功顯者天下一統葢百餘年而文士終不競黔人秦子明魁梧喜攻伐其自許不肯出趙國珍下不可謂黔中無奇士也子明常以里中兒不能書爲病其將兵於長沙也

買石摹刻長沙僧寶月古法帖十卷謀舟載入黔中
壁之黔江之紹聖院將以驚動里中子弟耳目它日
有以書顯者蓋自我發之予觀子明欲變里中之俗
其意甚美書字蓋其小小者耳它日當買國子監書
使子弟之學務實求是置大經論使桑門道人皆知
經禪則風俗以道術爲根源其波瀾枝葉乃有所依
而建立古之能書者多矣磨滅不可勝紀其傳者必
有大過於人者耳子明名世章今爲左藏庫副使東
南第八將紹聖院者子明以軍功得請於朝爲陣亡
戰士追福所作佛祠也刻石者潭人湯正臣父子皆
善摹刻得於手而應於心近古人用筆意云

辨菴字

今俗書庵字既於篆文無有又菴非屋不當從广三國志焦光傳云居蝸牛廬中意是今菴也後漢皇甫規爲中郎將持節監關中兵會軍大疫死者十三四親入菴廬巡視三軍感悦即用此菴字爲有據依

跋亡弟嗣功列子册

列子書時有合於釋氏至於深禪妙句使人讀之蓋普通中事不自葱嶺傳來信矣亡弟嗣功讀此書至於潰敗猶緝而讀之其苦學好古後生中殆未之見也紹聖中余自繕治而藏之少年輩竊取玩之又毀裂幾不可挾唐坦之復爲輯之智與上人喜異聞故

以遺之

書贈宗室景道

余與宗室越宮有葭莩故曩時與宣州阮公壽景珍嘗共文酒之樂此時景道已能著帽在傍今則相見景道頎然立於朝班予則將老矣每懷公壽景珍則見宣州子弟而慨然景道乞余小字學書余書不足學也此紙卷是余温故之餘忠信孝友之說景道喜觀字畫乎則亦尋繹此文於行已保家奉公報國有會心處將力行之尚不負余懷公壽景珍之心

書吳無至筆

有吳無至者豪士晏叔原之酒客二十年時余屢嘗

與之飲飲間喜言士大夫能否似酒俠也今乃持筆刀行賣筆於市問其居乃任晏丞相園東作無心散卓小大皆可人意然學書人喜用宣城諸葛筆著臂就案倚筆成字故吳君筆亦少喜之者使學書人試提筆去紙數寸書當左右如意所欲肥瘠曲直皆無憾然則諸葛筆敗矣許雲封說笛竹陰陽不備遇知音必破若解此處當知吳葛之能否元祐四年四月六日門下後省食罷胷中愊愊須煮茶試晁以道所作究煤吳君散卓遂竟此紙

書侍其瑛筆

南陽張又祖喜用郎奇棗心散卓能作濃勁字宅人

所繫筆多不可意今侍其瑛秀才以紫毫作棗心筆合墨圓健恕又祖不得獨貴郎奇而捨侍其也筆無心而可書小楷此亦難工要是心得妙處耳

宣城諸葛高三副筆鋒雖盡而心故圓此此為有輪扁斵輪之妙弋陽李展雞距書蠅頭萬字而不頓如庖丁發硎之刃其餘雖得名於數州有工輙有拙也今都下筆師如蝟毛作無心棗核筆可作細書宛轉左右無倒毫破其鋒可告以諸葛高李展者侍其瑛也瑛有思致尚能進於今日也

書贈俞清老

清老金華俞子中也三十年前與余共學於淮陽元

豐甲子相見於廣陵自云荊公欲使之脫逢掖著僧伽黎奉香火於半山宅寺所謂報寧禪院者也予之僧名曰紫琳字清老清老無妻子之累去作半山道人不廢入俗談諧優游以卒歲似不爲難事然生龜脫筒亦難堪忍後數年見之儒冠自若也因戲和清老詩云索索葉自雨月寒遙夜闌馬嘶車鐸鳴群動不遑安有人夢超俗去髮脫儒冠平明視清鏡政爾良獨難子瞻屢哦此詩以爲妙也元祐四年十一月十一日歸自門下省書於酺池寺南退聽堂下

人生歲衣十四日飯兩杯而終歲薾然疲役此何理邪男女昏嫁緣渠儂墮地自有衣食分齊所謂誕置

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其不庶凍餓溝壑者天不能殺也今顰眉終日者正爲百草憂春雨耳青山白雲江湖之水湛然可復有不足之歎邪

米黻元章在楊州游戲翰墨聲名籍甚其冠帶衣襦多不用世法起居語默畧以意行人往往謂之狂生然觀其詩句合處殊不狂斯人盖旣不偶於俗遂故爲此無町畦之行以驚俗爾清老到楊計元章必相好然要當以不鞭其後者相琢磨不當見元章之吹竽又建鼓而從之也

余童子時就學於淮南與金華俞清老同研席嘗作七言長韻贈清老小兒無繩墨放蕩之言然清老至

今斑斑能誦之迺來相見各白髮矣余又以病屏酒不舉肉多年清老相過特蔬飯茗飲道舊終日爾清老性耿介不能容俗人間輒使酒嫚罵以是俗子多謗譏清老自若也以故善人君子終愛之清老淹留京師不偶將復岸巾風月於江湖之上於其將行也乞言余曰陶淵明云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夫真處蓋可爲知者道難爲俗人言也清老老於言語之風波智必及此行矣自愛

書螺磯

螺似蛇四足能害人賈生所謂偭螺獺以隱處者也今螺磯有老螺寺僧能得其[illegible][illegible]歆客宿者輒爲螺所

啗

書韋許扇

自重者能下人以求道處靜者不攘臂而勝躁深道者常晚成遠施者常厚報以能問於不能人之道損有餘以補不足天之道

書小宗香

南陽宗少文嘉遯江湖之間援琴作金石弄遠山皆與之同聲其文獻足以配古人孫茂深亦有祖風當時貴人欲與之游不得乃使陸探微畫像掛壁觀之聞茂深閉閤焚香作此香饋之時謂少文大宗茂深小宗故傳小宗香云

題練光亭

練光亭極是登臨勝處然高寒不可久處君於亭北穿土石作一幽房置茶鑪設明窓墩筆研殊勝不爾勝師方丈北挾有屋兩楹其一開軒其一欿作虛窻奥室余為名軒曰物外主人喜作詩也名室曰凝香容而清明於事稱也

書贈韓瓊秀才

讀書欲精不欲博用心欲純不欲雜讀書務博常不盡意用心不純訖無全功治經之法不獨玩其文章談說義理而已一言一句皆以養心治性事親處兄弟之閒接物在朋友之際得失憂樂一考之於書然

後當古人之糟粕而知味矣讀史之法考當世之盛衰與君臣之離合在朝之士觀其見危之大節在野之士觀其奉身之大義以其日力之餘玩其華藻以此心術作為文章無不如意何況翰墨與世俗之事哉

書幽芳亭

士之才德蓋一國則曰國士女之色蓋一國則曰國色蘭之香蓋一國則曰國香自古人知貴蘭不待楚之逐臣而後貴之也蘭蓋甚似乎君子生於深山叢薄之中不爲無人而不芳雪霜凌厲而見殺來歲不改其性也是所謂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者也蘭

雖含香體潔平居蕭艾不殊清風過之其香藹然在室滿室在堂滿堂是所謂含章以時發者也然蘭蕙之才德不同世罕能別之予放浪江湖之日久乃盡知其族姓蓋蘭似君子蕙似士大槩山林中十蕙而一蘭也楚辭曰予既滋蘭之九畹又樹蕙之百畝以是知不獨今楚人賤蕙而貴蘭久矣蘭蕙叢生初不殊也至其發華一幹一華而香有餘者蘭一幹五七華而香不足者蕙蕙雖不若蘭其視椒榝則遠矣世論以爲國香矣乃曰當門不得不鋤山林之士所以往而不返者耶

書壺中九華山石

湖口民李正臣得奇石九峯相倚蘇子瞻戲名曰壺中九華又有老巫鄭生以三奇石隨高下體著成屏風三疊余戲名曰肘後屏風疊它日湖中石百帷並出當以此兩石爲祖云二石色緋青嵌孔貫穿擊之鏗鏗而視之嶔崟雲雨之上諸峯隱見忽然疑於九十猶五老峯之疑於五六也揭而視俗以求賞音吾見其支醬瓿於牆角也世有出塵之因然後此石爲蕭灑緣爾適者豪江太守費數十萬錢自嶺南負載三石比歸妻子不免寒餓未知與此孰賢也

書陶淵明責子詩後

觀淵明之詩想見其人豈弟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

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而淵明愁歎見於詩可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

題李白詩草後

余評李白詩如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槧人所可擬議吾友黃介讀李杜優劣論曰論文政不當如此余以爲知言及觀其藁書大類其詩彌使人遠想慨然日在開元至德間不以能書傳今其行草殊不減古人蓋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歟

跋書柳子厚詩

予友生王觀復作詩有古人態度雖氣格已超俗但

未能從容中玉佩之音左準繩右規矩爾意者讀書
未破萬卷觀古人之文章未能盡得其規摹及所總
覽龍絡但知玩其山龍黼黻成章耶故手書柳子厚
詩數篇遺之欲知子厚如此學陶淵明乃為能近之
耳如白樂天自云效陶淵明數十篇終不近也

跋劉夢得淮陰行

淮陰行情調殊麗語氣尤穩切白樂天元微之為之
皆不入此律也唯無耐脫莱時不可解當待愽物洽
聞者說也（後見古本作挑菜時）

跋劉夢得竹枝歌

劉夢得竹枝九章詞意高妙元和間誠可以獨步道

風俗而不俚追古昔而不愧比之杜子美夔州歌所謂同工而異曲也昔東坡嘗聞余詠弟一篇歎曰此奔軼絶塵不可追也

跋劉夢得三閣辭

此四章可以配黍離之詩有國存亡之鑑也大槩劉夢得樂府小章優於大篇詩優於它文耳

書徐會稽禹廟詩後

越州應天釋希圓姑蘇人避地甬東所居小房即琅耶山頂也山下有井井有鰻鯬魚水有盈縮與江湖相應甚多靈怪按爾雅山有穴爲岫今季海詩云孤岫龜形在乃不成語蓋謝玄暉云窻中列遠岫已誤

用此字季海亦承誤耳按楚詞云収恢台之孟夏恢大也台即胎也言夏氣大而育物也今言高閣無恢台直言無暑氣耳似不合古語爾雅云夏爲長嬴長嬴即恢台也若言高閣無長嬴可乎能奴登切獸名熊屬足似鹿鹿絶有力故有絶人之才者謂之能能囊来切三足鼈也今於来字韻中用法士多壞能乃是僧似鼈耳然魏晋人作詩多如此借韻至李杜韓退之無復此病耳壯大壯之壯牡牝牡之牡規模稱壯哉必壯字誤書爾魏晋人用字亦多如此盖取字勢易工不復問字之根源如古人橋橋亶直皆不成字

跋子瞻木山詩

往嘗觀明允木假山記以爲文章氣旨似莊周韓非恨不得趨拜其履舃間請問作文關紐及元祐中乃拜子瞻於都下實聞所未聞今其人萬里在海外對此詩爲廢卷竟日

跋子瞻送二姪歸眉詩

觀東坡二文詩想見風骨巉巖而接人仁氣粹溫也觀黃門詩頎然峻整獨立不回在人眼前元祐中每同朝班余嘗目之爲成都兩石筍池

書王元之竹樓記後

或傳王荆公稱竹樓記勝歐陽公醉翁亭記或曰此

非荆公之言也其以謂荆公出此言未失也荆公評文章常先體制而後文之工拙蓋嘗觀蘇子瞻醉白堂記戲曰文詞雖極工然不是醉白堂記乃是韓白優劣論耳以此考之優竹樓記而劣醉翁亭記是荆公之言不疑也

書筠州學記後

中書曾舍人作高安學記極道世之所由廢興論士大夫之師友淵源常出於一世豪傑之士至於長育人材而成就之則在當塗之君子其言有開塞世可以爲法戒而所託書畫不工學者因不能玩思於斯文後二十有七年柳侯爲州政優民和乃礱故刻而

之書於予予告之以舍弟秉雅善小篆通六書之意下筆皆有依據可與斯文並傳柳侯則以書言秉於紫陽而刻之初有獻疑者曰今士大夫不知古文十室而九夫篆固古人之書耳又安能發揮曾子之文章耶柳侯曰曾子之文章豈希價於咸陽而推辭於稷下者哉三代之鼎彝其字書皆妙蓋勒之金石垂世傳後自必託於能者吾為學古鉤深者謀不為單見淺聞者病也予觀柳侯可謂好古不流俗者矣柳侯名平武陵人字子儀於是為左朝請郎

題韓忠獻詩杜正獻草書

杜子美一生窮餓作詩數千篇與日月爭光永州僧

懷素學草書坐臥想成筆畫三十年無完衣被乃得自名一家死者不可作今觀尚書令韓忠獻公詩太師杜正獻公作草安用忍如許窮餓

跋雷太簡梅聖俞詩

余聞雷太簡才氣高邁觀此詩信如所聞也梅聖俞與余婦家有連嘗悉見其平生詩如此篇是得意處其用字穩實句法刻厲而有和氣它人無此功也

書劉景文詩後

劉景文樞密副使盛文肅公之婿於先妣安康郡君尚爲丈人行然景文不以尊屬臨我以翰墨文章見謂親友余嘗評景文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俗

氣往歲東坡先生守餘杭而景文以文思副使爲東南第三將東坡嘗云老来可與晤語者凋落殆盡唯景文可慰目前耳身後圖書漂散余亦須髪盡白令對此許令人氣塞

書歐陽子傳後

高安劉羲仲壯輿序列歐陽文忠公之文章論次荀卿楊子雲之後又考其行事爲歐陽子列傳余三讀其書而告之曰昔壯輿之先君子道原明習史事撰十國紀年自成一家今壯輿冨於春秋筆端已有史氏風氣它日當以不朽之事相傳也昔司馬談之子遷劉向之子歆班彪之子固王銓之子隱姚察之子

簡李太師之子延壽劉知幾之子餗皆以繼世功在汗簡而舊史筆法之美劉氏再顯令使壯輿能盡心於春秋之舊章以考百世之典籍斧藻先君子之凡例著是去非則十國之事雖淺筆法所寄自當與日月爭光壯輿尚勉之之楚而南轅道雖悠遠要必至焉

書所作官題詩後

元祐三年閏六月十七日少章携此澄心堂紙問余疾於城西余方病瘍意慮無聊為寫比来戲效諸生作數詩余為兒時見進士劉韶用烏田紙寫賦嘗竊笑以為用隋侯之珠彈雀使韶今在豈免一笑耶

書招清公詩

草堂鄭交處士隱處也小塘芙渠盛開使雞伏鴛鴦卵與人馴狎不驚畏老禪延恩長老法安師懷道遯世雖與慧林本法雲秀同師頗以討飯養千百閑漢為笑也清公少時蓋依之數年嘗教誨道俗云萬事隨緣是安樂清法公云如安禪師心無簡擇可愛可欽舟中晴暖閑弄筆墨爲太和釋智興書

題古樂府後

古樂府有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霑裳但以抑怨之音和爲數疊惜其聲今不傳余自荊州上峽入黔中備嘗山川險阻因作前二疊傳與巴娘令以

竹枝歌之前一疊可和云鬼門關外莫言遠五十三驛是皇州後一疊可和云鬼門關外莫惆悵四海一家皆弟兄或各用四句入陽關小秦王亦可歌也

題意可詩後

寧律不諧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語俗此庾開府之所長也然有意於為詩也至於淵明則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雖然巧於斧斤者多疑其拙窘於檢括者輒病其放孔子曰甯武子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淵明之拙與放豈可為不知者道哉道人曰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汝暫舉心塵勞先起說者曰若以法眼觀無俗不真若以世眼觀無真不俗淵明之

詩要當與一丘一壑者共之耳

書林和靜詩

歐陽文忠公極賞林和靜踈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黄昏之句而不知和靜別有詠梅一聯云雪後園林纔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似勝前句不知文忠公何緣弃此而賞彼文章大槩亦如女色好惡止繫於人

書王知載朐山雜詠後

詩者人之情性也非強諫爭於廷怨忿詬於道怒鄰罵坐之爲也其人忠信篤敬抱道而居與時乖逢遇物悲喜同牀而不察並世而不聞情之所不能堪因

發於呻調笑之聲胷次釋然而聞者亦有所勸免比
律呂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詩之美也其發爲訕
謗侵陵引頸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
人皆以爲詩之禍是失詩之旨非詩之過也故世相
後或千歲地相去或萬里誦其詩而想見其人所居
所養如且莫與之期鄰里與之游也嘗丘王知載仕
宦在予前予在江湖浮沈而知載以沒於河外不及
相識也而得其人於其詩仕不遇而不怨人不知而
獨樂博物多聞之君子有文正公家風者邪惜乎不
幸短命不得發於事業使予言信於流俗也雖然不
期於流俗此所以爲君子者耶元符元年八月乙巳

戎州寓舍退聽堂書江西黄庭堅責授涪州别駕戎州安置年五十四

題所書詩卷後與徐師川

徐師川往時寄紙數軸求予書公私多故未能作報前日洪龜父携師川上藍莊詩来詞氣甚壯筆力絶不類年少書生意其行已讀書皆當老成鮮事熟讀數過爲之喜而不寐小舟遨几又箱篋中尋紙不得輙書龜父此紙奉師川老舅年衰才劣不足學師川有意日新之功當於古人中求之耳

書邢居實南征賦後

陽夏謝師復景回年未二十文章絶不類少年書生

語余嘗序其遺藁云方行萬里出門而車軸折可爲霣涕令觀邢惇夫詩賦筆墨山立自爲一家甚似吾師復也日者閱國馬問諸圉人曰千里駒往往不及奉輿輦於阜櫪駑蹇十百爲群未嘗求國醫也聞之喟然曰吾惇夫亦足以不朽矣

書邢居實文卷

余觀學記論君子之學有本末等第人雖不能自期壽百歲然必不躐等如水行川盈科而後進耳小學之事雖若縻費日月要須躬行必曉所以致大學之指微耳吾惇夫才性高妙超出後生千百輩然好大略小矜日便爲塗遠之計則似可恨後生可畏當欣

慕其才而鑒其失也

跋所寫荅小邢止字韻詩并和晁張八詩與徐師川

邢居實字惇夫才器甚過人未嘗有不如已者治經行已未嘗一日不用其心使之成就可畏也因隨州寄詩來詩律極進故和荅之如此後八詩頗得意者故漫録往或諳潘洪諸友讀之往時嘗寫二十許篇與魏道輔和荅詩贈德延不審常見之否或不曾見續當録云

重刻黄文節山谷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

重刻黃文節山谷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五　　正集

宋太史分寧黃庭堅魯直著

明後學蕭中方　流子及校

里人周希令子儀編

題跋

書萍鄉縣廳壁

庭堅杭荊江略洞庭涉脩水徑七十二渡出萬載宜春來省伯氏元明於萍鄉初元明自陳留出尉氏許昌渡漢江陵上夔峽過一百八盤涉四十八渡送余安置于摩圍山之下淹留數月不忍別士大夫共憫勉之乃肯行揜淚握手爲萬里無相見期之別蠻中九年白頭來歸而相見於此訪舊撫新悲喜兼懷其

情有不勝言者矣余之入宜春之境聞士大夫之論以謂元明盡心盡政視民有父母之心然其民嚚訟異於它邦病在慈仁大過不用威猛耳至則以問元明元明嘆曰天子使宰百里固欲安樂之豈使操三尺法而與子弟仇敵哉昔漢宣帝患北海多盜賊起龔遂爲太守及入見見其老而悔之遂進而問曰北海之盜陛下將勝之耶將安之耶然後宣帝喜見於色曰張官置吏固欲安之也余嘗許遂以爲天下長者也夫猛則玉石俱焚寬則公私皆廢吾不猛不寬唯其是而已矣故榜吾所居軒曰唯是而自警庭堅曰夫猛而不害善良寬而不長姦宄雖兩漢循良不

過如此莽鄉邑里之間鴟梟且爲鳳凰稂秀皆化爲嘉穀矣因書之屏間以慰別後懷思庭堅之来以崇寧元年四月乙酉而去以是月之己亥

評李德叟詩 秉彝

孫莘老嘗以德叟詩一軸示予曰子試爲我評之予對曰再過普恵七言石人道中表字韻國朝以来能者不過一二人而已韓退之所謂横空蟠硬語妥帖力排奡唯此詩足以當此語昔嘗見其汲汲浚源今又見其金玉井幹矣莘老大以爲然

書倦殻軒詩後 洪玉父軒名

潘邠老寄得詩律於東坡蓋天下竒才也予因邠老

故識二何二何嘗從吾友陳無已學問此其淵源深遠矣洪氏四甥才器不同要之皆能獨秀於林者也師川亦予甥也比之武事萬人敵也因五甥又得潘延之之孫子眞雖未識面如觀虎皮知其嘯於林而百獸伏也夫九人者皆可望以名世予猶能閱世二十年當見服周穆之箱絶塵萬里矣

跋王愼中胡笳集句

溢城王寅愼中擬半山老人集句胡笳十八拍其會合宛轉道文姬中心事甚妙愼中文士孝友淸修年三十八未嘗知女色葷羶不入口一粥一飯三十年奉身如山中頭陀初無玷缺山中人初不接世事故

其行易持觀慎中詩語所道閨闥中意不應是鐵人
石心然能自護持如此所以爲難

跋歐陽元老詩

此詩入陶淵明格律頗雍容使高子勉追之或未能
然子勉作唐律五言數十韻用事穩貼置字有力元
老亦未能也

跋高子勉詩

高子勉作詩以杜子美爲標準用一事如軍中之令
置一字如關門之鍵而充之以博學行之以溫恭天
下士也

題王觀復所作文後

王觀復作書語似沈存中它日或當類其文然存中博極羣書至於左氏春秋傳班固漢書取之左右逢其原眞篤學之士也觀復下筆不凡但恐讀書少耳如梓州生陳二昂之文章趙蕤之術智皆所謂人傑地靈也何必城南有錦屏山哉余意錦屏山但能生富貴人耳

題李太白白頭吟後

此篇皆太白作而不同如此編詩者不能決也予以爲二篇皆太白作無疑盖醉時落筆成篇人輙持去他日士大夫求其藁不能盡憶前篇則又隨手書成後篇耳杜子美巢父掉頭不肯住一篇凡數句參錯

不齊蓋亦此類蓋可 倶列不當去取也高德修好文
而多致書故書遺之

書洞山价禪師新豐吟後

余舊不喜曹洞言句常懐涇渭不同流之意今日偶
味此文皆吾家日用事乃知此老人作百衲被歳久
天寒方知用處浮山注解雖爲報大陽十載之恩又
似孤貧新豐老人耳文會上座乞書此篇欲刻諸石
與同味者傳之因書老夫於此興復不淺

跋王介甫帖

余嘗評東坡文字言語歴刧贊揚有不能盡所謂竭
世樞機似一滴投于巨壑者也而此帖論劉敞侍讀

晩年文字非東坡所及蝍蛆甘帶鴟鴉嗜鼠端不虛語

書王荆公贈俞秀老詩後

秀老蓋金華俞紫芝道意淳熟然建隆昭慶道人謂秀老百事過人病在好説俗禪秀老以爲知言也秀老作唱道歌十篇欲把手牽一切人同入涅槃場雖未見策名釋迦之室然林下水邉幽人衲子往往歌之以遺意於萬物之表厭而飫之使自趨之功亦過半矣来者未知秀老觀荆公所贈六詩可知其人品高下也初僧仁擇刻六詩於揚州禪智寺真覺堂而秀老弟紫琳清老又欲刻之東陽涵碧亭嘉其伯仲

清尚故書

書玄真子漁父贈俞秀老

金華俞秀老物外人也嘗作唱道歌十章極言萬事如浮雲世間膏火煎熬可厭語意高勝荊公樂之每使人歌秀老又有與荊公往反游戲歌曲皆可傳長千白下舟人蘆子或能記憶也此漁父計秀老必喜之輒因清老遠寄幸可同作

跋贈俞清老詩

俞清老舊與庭堅同學才性警敏無所不能喜事而多聞白頭不倦談諧戲弄則似優孟東方朔之爲人然資亦辯急少不當其意使酒呵駡又似灌夫蓋寛

饒以是忿慍欲祝髮著浮圖人衣曰兒與俗子浮沉予曰公能少自寬俗子安能爲輕重去而與祝髮者游其中雖有道人亦如沉江九肋鼈爾與俗子爲伍方自此始清老蓋疑之至今云

跋俞秀老清老詩頌

秀老清老皆江湖扁舟不能受流俗人拘忌束縛者也往者金陵見與荆公往來詩頌言皆入微道人喜傳之清老往與余共學於漣水共傲睨萬物滑稽以玩世白首不衰荆公之門蓋晚多佳士云

跋二蘇送梁子熙聯句 句附

景祐元年仲春子美於蜀綾紙上楷寫字極端勁可

愛叔才蓋才翁舊字此篇不見于家集累討雄文妙墨流落人間者必千數百紙二蘇文章豪健痛快如此潘陸不足吞也大榮大辱能生死人二物不並以挽厥真之子病悶腸如車輪榮辱到毋飢寒著身世俗函葬輒買莫親文殺光艷伏不得伸慷吟哀號酸入四鄰夜計破午若燕作秦腹憤軋軋胃奇陳陳淮國晚嶺吳渠春津去謝凤縕歸造故辛雖火任丑刮鑿遯屯駕風鞭霆以脫凡鱗

題蘇子由黃樓賦草

銘欲頓挫崛奇賦欲弘麗故子瞻作諸物銘光怪百出子由作賦紆餘而盡變二公已老而秦少游張文潛晁無咎陳無已方駕於翰墨之場亦望而可畏者也

書秦覲詩卷後

少章別來踰年文字亹亹日新不惟助秦氏父兄驩喜于與晁張諸友亦喜交游間當復得一國士然力行所聞是此物之根本冀少章深根固蔕令此枝葉暢茂也

書陳亞之詩後

岷山之發江僅若甕口淮出桐柏力能泛觴卒之成川注海以其所從來遠也學問文章震耀一世考其祖曾發源必有自陳氏昆仲多賢是中將有名世者觀吏部公之詩可謂源清矣

書鮮洪範長江詩後

余昔聞蜀人有售三江者號稱能詩士大夫多宗之

今觀閬州鮮長江詩不甚愧之也雖切磋琢磨之功少而渾厚之氣幾度其前矣昔方士袁天綱見閬州錦屏山題其石曰此山磨滅英靈乃絕然予在中朝唯聞陳文忠公家世出才士嘗疑山水之秀豈獨鍾於陳氏耶其沈淪草萊困頓州縣抱才器而與麋鹿共盡者可勝道哉今觀鮮長江之才所謂困頓州縣者也使之學不盡其才名不聞於世亦其鄉之先達士大夫之罪也蓋道不明於天下則士不知擇術道不行於天下則民之毀譽不公豈獨士大夫之罪哉其所從來遠矣鮮氏唯以閬中為族姓其散漫於兩蜀者皆以閬中為祖今試問鮮氏所自出皆不能自

言或云出於鮮于後去于而爲鮮以余考之非是蜀
李壽時司徒鮮明用事專廢立其鮮氏之祖歟

跋元聖庚清水巖記

彼險而我易則傅說隰然於版築之間無驚世不顧
之譏彼易而我險則虞芮二子釋然於岐山之下得
遷善不爭之美由是觀之險易之實在人心不在山
川夫奇與常相倚也險與易相乘也古之人正心誠
意而游於萬物之表故六經我之陳迹也山林冠冕
吾又何擇焉因聖庚論好奇履險故發予之狂言

題王子飛所編文後

建中靖國元年冬觀此書於沙市舟中鄙文不足傳

世既多傳者因欲取所作詩文爲内篇其不合周孔者爲外篇然未暇也它日合平生雜草蒐獮去半而別爲二篇乃能終此意云

題校書圖後

唐右相閻君粉本北齊校書圖士大夫十二員執事者十三人坐榻胡牀四書卷筆研二十二投壺一琴二嬾几三楮𣷭一酒榼果檑十五一人坐胡牀脫帽方落筆左右侍者六人似書省中官長四人共一榻陳飲具其一下筆疾書其一把筆若有所營（太上御名）其一欲逃酒爲一同舍挽留之且使侍者著韡兩榻對設坐者七人其一開卷其一捉筆顧視若有所訪問

其一以手拄頰顧侍者行酒其一抱膝坐酒旁其一右手執卷左手據楮顧其一右手捉筆拄頰左手開半卷其一仰負懶几左右手開書筆法簡者不缺頰者不亂天下奇筆也右故奉議郎知富順監京兆宋元壽所藏初得之滎陽盛孟適蓋文肅公家舊物也建中靖國元年二月甲午江西黃庭堅自戎州来將下荊州泊舟漢東市始識富順君之子兆吉長觀此畫歎賞彌日吉長舉以見惠余不忍取為書其大槩使并藏之此筆墨之妙必待精鑒乃出示之庶者必不取貪者必不與也趙潤甫家燭下書

題渡水羅漢畫

右摹寫唐人畫行脚僧渡水已渡而休與泛濟而未及濟者淺深水者老憊極少者扶持幾欲不濟者有臨流未涉者有見險在前依石坐卧者頗極其情狀明窻净几散髪鮮衣而縱觀之亦是幻法中無真假往在都時馮當世有此畫本是古人䊸縈縑素也題云王右丞畫渡水羅漢余爲題云阿羅漢皆具神通何至拖泥帶水如此使王右丞作羅漢畫如此何處有王右丞耶當世不悅爲余題破渠好畫余曰顧畫何如豈因譽而完因毀而破也

跋浴室院畫六祖師

浴室院有蜀僧令宗畫達磨西来六祖師人物皆妙

絶其山川草木毛羽衣盂諸物畫工能知之至於人有懷道之容投機接物目擊而百體從之者未易爲俗人言也此壁列於冠蓋之會而湮伏不聞者數十年得蜀人蘇子瞻乃發之物不系於世道興衰亦有數如此此寺井泉甘寒汝師張建溪茶常不落第二故人陳季常林下士也寓棊簟於此蘇子瞻范子功數來從之故余過門必稅駕焉

題七才子畫

眉山老書生作此七才子入關圖作人物亦各有意態余以爲趙子雲之苗裔摹寫物像漸密而放浪閒遠則不遠也或謂七人皆當時詩人此筆乃少丘堅耶

山谷曰一丘一壑自須其人胷次有之但筆間那可得

題濟南伏勝圖

御史晁大夫號爲峭直刻深觀所寫形質似未至也然作伏勝宛然故齊之老書生耳又作勝女子鬱然是儒家子此亦丹青之妙

題趙公佑畫

黟川呂太淵藏此畫以爲趙公佑畫也以余觀之誠妙於筆非俗工所能辨也余初未嘗識畫然參禪而知無功之功學道而知至道不煩於是觀圖畫悉知其巧拙功俗造微入妙然此豈可爲單見寡聞者道

哉

題摹鎖諫圖

陳元達千載人也。惜乎㓨業作畫者胞中無千載韻耳。吾友馬中玉云鎖諫圖規摹病俗人物非不足也。以余考之中玉英鑒也。使元達作此觜鼻豈能死諫不悔哉。然畫筆亦入能品不易得也。

題摹燕郭尚父圖

凡書畫當觀韻。往時李伯時爲余作李廣奪胡兒馬挾兒南馳取胡兒弓引滿以擬追騎觀箭鋒所直發之人馬皆應弦也。伯時笑曰。使俗子爲之。當作中箭追騎矣。余因此深悟畫格。此與文章同一關紐。旦

得人入神會耳。

題明皇真妃圖

此圖是名畫言少時摹取闕中舊畫人物相配合作之。故人物雖有佳處。而行布無韻。此畫之沈痾也。

題輞川圖

王摩詰自作輞川圖。筆墨可謂造微入妙。然世本一本用矮紙一本用高紙。意皆出摩詰不疑。得人猶可見其得意於林泉之髣髴。

題洪駒父家江干秋老圖

此軸不必問書手。之工拙。開之廓然見漁父家風。人已在塵埃之外矣。固知金華俞秀老一篇政在阿

堵中因書其左

書文湖州山水後

吴君惠示文湖州晩靄横卷觀之歎息彌日蕭洒大似王摩詰而工夫不減關同東坡先生稱與可下筆能兼衆妙而不言其善山水豈東坡亦未嘗見耶此畫袮入手心歆留玩數月乃歸之會予遠竄宜州亟遣光山之僕自此往來余夢寐中耳

跋東坡論畫

子瞻論畫語甚妙比聞一僧藏蘇翰林十數帖因病目畫爲緑林君子以其摹本易去故以予家所[illegible][illegible]欵紙断處

陸平原之圖形於影未盡捧心之妍察火於灰不覩燎原之實故問道存乎其人觀物必造其質此論與東坡照壁語託論不同而實契也又曰情見於物雖近猶疎神藏於形雖遠則密是以儀天步晷而修短可量臨淵揆水而淺深可測此論則如語密而意疎不如東坡得之濠上也雖然筆墨之妙至於心手不能相爲南北而有數存焉於其間則意之所在者猶是國師天津橋南看弄胡孫西川觀競渡處耳予嘗見吳生佛入涅槃畫波旬皆作舞而大波旬醞籍徐行喜氣滿於眉宇之間此亦得之筆墨之外或有益於程氏故并書之

跋東坡畫石

以富貴有人易以貧賤有人難夫晉文公出是周流天下窮矣貧矣賤矣而介子推不去有以有之也反國有萬乘而介子推去之無以有之也能其難不能其易此文公之所以不王也晉文公反國介子推不肯受賞自爲詩曰有龍于飛周遍天下五蛇從之爲之丞輔龍反其鄉得其處所四蛇從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槁死於中野懸書公門而伏于山下文公聞之曰嘻是子推也辟舍變服令國中曰有能得介子推者爵上卿田百萬或遇之山中負釜蓋登問焉曰請問介子推安在曰夫子推苟不欲見而欲隱吾獨

爲知之遂背而行終身不見人心之不同豈不甚哉今世之逐利者蚤朝晏退焦脣乾嗌日夜思之猶未之能得今得之而務疾逃之介子推之離俗遠矣黄庭堅曰晉文公能其難不能其易何也困窮則士能其難安樂則士辭其易故也介子推豈故得之而務疾逃之必有謂者邪

書王荆公騎驢圖

荆公晩年刪定字説出入百家語簡而意深常自以爲平生精力盡於此書好學者從之請問口講手畫終席或至千餘字金華俞紫琳清老嘗冠秃巾衣掃塔服抱字説追逐荆公之驢往來法雲定林過八功

德水道遥游亭之上龍眠李伯時曰此勝事不可以無傳也

書劉壯輿漫浪圖

予劉子讀書數千卷無不貫穿能不以慱為美而討求其言之從來不可謂漫未見古人如將不淂見既見古人曰吾未能如古人也不可謂浪年未四十而其學日夜進不可謂翁

題李伯時憩寂圖

或言子瞻不當目伯時為前身畫師流俗人不領便是語病伯時一丘一壑不減古人誰當作此癡計子瞻此語是真相知

題李伯時畫天女

此天女者意伯時作華嚴中善知識相爾知命藏篋中數年乃以贈金華俞清老有所欲則富者取之有所畏則貴者奪之清老離此二病則長有之

題李漢舉墨竹

如蟲蝕木偶爾成文吾觀古人繪事妙處類多如此所以輪扁斲車不能以教其子近世崔白筆墨幾到古人不用心處世人雷同賞之但恐白未肯耳比来作文章無出無咎之右者便是窺見古人妙斲試以此示無咎

題文湖州竹上鸜鵒

建中靖國元年發篋暴書畫乃見文湖州之妻姪黃斌老所惠與可竹上鸜鵒此所謂功刮造化窟者也文湖州竹上鸜鵒曲折有思觀者能言之許渠具一隻眼

題崔白畫風竹上鸜鵒

風枝調調鸜鵒翛翛遷枝未安何有於巢崔生冊墨盜造物機後有識者恨不同時

題東坡像

東坡先生天下士嗟乎惜哉今叕世蠢蠢尚誚短人氣若不遺著筆猶何以為東坡

跋畫山水圖

江山寥落居然有萬里勢老夫髮白矣對此使人悵然古之得道者以爲逃空虛無人之境見似之者而喜矣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會當摩挲雙井巖間苔石告以此意

題畫娘子軍胡騎後

神堯第三女平陽柴氏主也傾家貲招南山亡命畫策授奴客降知名賊四輩勸兵七萬與秦王會渭水上開幕府可謂天下健婦吾觀伯時妙墨想見清渭照其軍容神堯父子皆爲動色時也

跋仁上座橘洲圖

會稽仁上座作橘洲圖余方自塵埃中来觀此已有

餘清然古人作畫若不作小李將軍真山真水草木樓臺人物皆令如本則須若荆浩關同李成木石瘦硬煙雲遠近一以色取之乃為畢其能事

題蕭規龍

此蓋曹不興池上所見真龍者耶○

題惠崇九鹿圖

惠崇與寶覺同出於長沙○而覺妙於生物之情態優於崇至崇得意於荒寒平遠亦翰墨之秀也○

題燕文貴山水

風雨圖本出於李成超軼不可及也近世郭熙時得一筆○亦自難得

題陳自然畫

水意欵遠凫鷗閑暇蘆葦風霜中猶有能自恃者乎觀李營丘六幅驟雨圖偶得此意陳君以佛畫名京師戲作秋水寒禽便可觀因書以遺之

題徐巨魚

徐生作魚庖中物耳雖復妙於形似亦何所賞但令饞獺生涎耳向若能作底柱析城龍門岌業驚濤險壯使王鮪赤鱓之流仰波而上泝或其瑰怪雄傑乘風霆而龍飛彼或不自料其能薄乘時射勢不至乎中流折角點額窮其變態亦可以為天下壯觀也

書士星畫

國初有賣藥叟高益涿州人因緣南衙事太宗作搜山圖極工遂待詔翰林中畫相國寺行廊及崇夏寺殿壁是名大高待詔後有蜀人高文進以蜀俘至闕亦待詔翰林中時新作相國寺命文進倣高益舊本畫四廊佛變化相大率都下佛宮道館多文進筆號爲兼備曹侯采墨是名小高待詔令爲翰林畫工之宗此畫多蜀人筆法亦傳是小高所作落筆高妙名不虛得也

題畫醉僧圖

醉李有狂僧無日不飲酒或戲與酒令自作祭文即應聲曰惟靈生在閻浮提中不貪不妬愛喫酒子劉

街臥路想汝自待生兜率陀天爾時方斷得故何以故淨土之中無酒得酤

題宗室大年永年畫

調麝煤作花果殊難工永年遂臻此殊不易然作朽蠹太多是其小疵

往時宗室或以隸篆知名今大年兄弟精於小筆疊疊似諸李矣

大年學東坡先生作小山叢竹殊有思致但竹石皆覺筆意柔嫩蓋年少喜奇故耳使大年耆老自當十倍於此若更屏聲色裘馬使胷中有數百卷書便當不愧文與可矣

大年兒戲所謂書窟涴壁不能嗔者也今其得意遂與小李將軍爭衡耶

荒遠閑暇亦有自得意處。比之古人但少豪壯及餘味爾

大年往時畜善舞錢娃於其家而不流於盃盤管絃戲弄翰墨亦是不爲富貴所埋沒者耶

求年作狗意態甚逼遣翰林工訖其草石不敢畫虎憂狗之似故直作狗人難我易